

新唐書

冊三

唐書卷一百六十五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九十

三鄭高權崔

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三世皆顯宦餘慶少善屬文擢進士第嚴震帥山
南西道奏置幕府貞元初還朝擢庫部郎中爲翰林學士以工部侍郎知吏部
選浮屠法湊以罪爲民訴闕下詔御史中丞宇文邈刑部侍郎張或大理卿鄭
雲達爲三司與功德判官諸葛述參按述故史也餘慶劾述猥賤不宜與三司
雜治時韓其言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奏對多傳經
義素善度支使于頽凡所陳必左右之頽坐事貶又歲旱饑朝廷議賑禁衛十
軍爲中書史漏言疊二忤故貶郴州司馬順宗以尚書左丞召會憲宗立卽其
官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主書滑渙與宦人劉光琦相倚爲姦每宰相議
爲光琦沮變者令渙往請必得由是四方貲餉奔委之弟泳至官刺史杜佑鄭

紹執政頗姑息而佑常行輩待不名也至餘慶議事渙傲然指畫諸宰相前餘慶叱去未幾罷爲太子賓客後渙以贓敗帝寢聞叱去事善之改國子祭酒累遷吏部尚書醫工崔環者自淮南小將除黃州司馬餘慶執奏諸道散將無功受五品正員開徼幸路不可權者不悅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自朱泚亂都輦數驚太常肄樂禁用鼓餘慶以時久平奏復舊制出爲山西道節度使入拜太子少師請老不許時數赦官多汎階又帝親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賓吏以軍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謝郎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滿廷而少衣綠者品服太濫人不以爲貴帝亦惡之始詔餘慶條奏懲革遷尚書左僕射僕射比非其人及餘慶以宿德進公論浩然歸重帝患典制不倫謂餘慶淹該前載乃詔爲詳定使俾參裁訂正餘慶引韓愈李程爲副崔郾陳佩楊嗣復庾敬休爲判官凡損增儀矩號稱詳衷俄拜鳳翔尹節度鳳翔復爲太子少師封滎陽郡公兼判國子祭酒事建言兵興以來學校廢諸生離散今天下承平臣願率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資完葺詔可穆宗立加檢校司徒卒

年七十五贈太保謚曰貞帝以其貧特給一月奉料爲贈襚餘慶少砥礪行己
完潔仕四朝其祿悉賙所親或濟人急而自奉麤狹至官府乃開肆廣大常語
人曰祿不及親友而侈僕妾者吾鄙之大抵中外姻嫁其禮獻皆親閨之後生
內謁必引見諄諄教以經義務成就儒學自至德後方鎮除拜必遣內使持幢
節就第至則多饋金帛且以媚天子唯恐不厚故一使者納至數百萬緡憲宗
每命餘慶必誠使曰是家貧不可妄求取議者或詆其沽激餘慶不屑也奏議
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訾其不適時與從父綱家
昭國坊綱第在南餘慶第在北世謂南鄭相北鄭相云子澣

澣本名涵避文宗故名改焉第進士累遷右補闕敢言無所諱憲宗謂餘慶曰
涵卿令子而朕直臣也可更相賀遷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時刺史或迫吏下
紀功愛涵請責觀察使以杜其欺餘慶爲僕射避除國子博士史館脩撰文宗
立入翰林爲侍講學士帝使猝擷經史爲要錄愛其博而精試舉諸條擿問之
隨卽酬析無留答因賜金紫服累進尚書左丞出爲山西西道節度使始餘慶

在興元創學廬澣嗣完之養生徒風化大行以戶部尚書召未拜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右僕射謚曰宣四子處晦從讜尤知名

處晦字廷美文辭秀拔仕歷刑部侍郎浙東觀察宣武節度使卒先是李德裕次柳氏舊聞處晦謂未詳更撰明皇雜錄爲時盛傳

從讜字正求及進士第補校書郎遷累左補闕令狐綯魏扶皆澣門生數進譽之遷中書舍人咸通中爲吏部侍郎銓次明允出爲河東節度使徙宣武以善最聞改嶺南東道節度先是林邑蠻內侵召天下兵進援會龐勛亂不復遣而北兵寡弱從讜募土豪署其酋右職爲約束使相捍禦交廣晏然僖宗立召爲刑部尚書久之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沙陀都督李國昌間邊多虞入據振武雲朔等州南略太谷河東節度使康傳圭遣大將伊釗張彥球蘇弘軫引兵拒之賊數負傳圭斬軫以徇彥球所部反攻傳圭殺之劫府庫爲亂朝廷以爲憂帝欲大臣臨制乃拜從讜檢校司徒以宰相秩復爲河東節度兼行營招討使詔自擇參佐從讜卽表長安令王調自副兵部員外郎劉崇龜司

勳員外郎趙崇爲節度觀察府判官前進士劉崇魯推官左拾遺李渥掌書記
長安尉崔澤支使皆一時選京師士人比太原爲小朝廷言得才多也時承軍
亂剽掠日旁午從讜旣視事姦無瘦情乃推捕反賊誅其首惡以彥球本善意
且才可任釋不問而付以兵曠無餘猜故得其死力渠凶宿狡不敢發發又輒
得士皆寒毛惕伏會黃巢犯京師帝駐梁漢詔從讜發部兵屬北面招討副使
諸葛爽入討從讜團士五千遣將論安從爽而李克用謂太原可乘以沙陀兵
奄入其地壁汾東釋言討賊須索繁仍從讜以餼醪犒軍克用喻謂曰我且引
而南欲與公面約從讜登城開勉感槩使立功報天子厚恩克用辭窮再拜去
然陰縱其下肆掠以撼人心從讜追安使與將王蟾高弁等踵擊亦會振武契
苾通至與沙陀戰沙陀大敗引還卽遣安等屯北百井安擅還從讜合諸將命
持安出斬之鞠場中和二年朝廷赦沙陀使擊賊自贖兵不敢道太原繇嵐石
並河而南獨克用從數百騎過辭城下從讜以名馬器幣歸之明年賊平詔克
用代領河東克用使來曰方省親鴈門願公徐行從讜卽日以監軍周從寓知

兵馬留後掌書記劉崇魯知觀察留後敕克用至按籍效之乃行黃頭軍以糧少劫其貲從讜間走絳州方道梗不通數月召拜司空復秉政進太傅兼侍中從帝至興元以疾乞骸骨拜太子太保還第卒謚文忠從讜進止有禮法性不矜滿沈毅有謀在汴時以處晦歿於鎮訖代不奏樂牙中識陸辰於後生數稱譽之辰後位宰相張彥球者拳摯善斷累破虜有功奏爲行軍司馬後署金吾將軍初盜流中原沙陀彊悍而卒收其用者蓋從讜爲太原重也時鄭畋以宰相鎮鳳翔移檄討賊兩人以忠義相提衡賊尤憚之號二鄭云

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少孤值天寶亂退耕陸渾山以養母不干州里轉運使劉晏奏補寧陵宋城尉山南節度使張獻誠表南鄭丞皆謝不應大曆中以諷諫主文科高第授大理評事調陽翟丞以拔萃爲萬年尉崔祐甫爲相擢左補闕出爲涇原帥府判官入拜侍御史刑部員外郎以母喪解訖喪遷吏部貞元初詔擇十省郎治畿赤珣瑜檢校本官兼奉先令明年進饒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四遷吏部侍郎爲河南尹未入境會德宗生日尹當獻馬吏欲前取

印白珣瑜視事且內贊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獻禮歟不聽性嚴重少言未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敢謁以私既至河南清靜惠下賤斂貴發以便民方是時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主餽運珣瑜密儲之陽翟以給官軍百姓不知僦運勞凡迎送敕使皆有常處吏密識其馬進退不數步差也全義與監軍別檄有所取非詔約者珣瑜輒挂壁不酬至軍罷凡數百封有諫者曰軍須期會爲急公可不報珣瑜曰武士統戎多恃以取求苟以爲罪尹宜坐之終不爲萬人產滌也故下無怨讐時謂治河南比張延賞而重厚堅正過之復以吏部侍郎召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實爲京兆尹剝下務進奉珣瑜顯詰曰留府緡帛入有素餘者應內度支今進奉乃出何色邪具以對實方幸依違以免順宗立卽遷吏部尚書王叔文起州吏爲翰林學士鹽鐵副使內交奄人攘撓政機韋執誼爲宰相居外奉行叔文一日至中書見執誼直吏白方宰相會食百官無見者叔文恚叱吏吏走入白執誼起就閣與叔文語珣瑜與杜佑高郢輶饔以待頃之吏白二公同飯矣珣瑜喟曰吾可復居此乎命左右取馬歸臥

家不出七日罷爲吏部尚書亦會有疾數月卒年六十八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徐復謚文獻兵部侍郎李巽言文者經緯天地用二謚非春秋之正請更議復謂二謚周漢以來有之威烈慎靜周也文終文成漢也況珣瑜名臣二謚不嫌巽曰謚一正也堯舜是也二謚非古也法所不載詔從復議子覃

覃以父蔭補弘文校書郎擢累諫議大夫憲宗取五中官爲和糴使覃奏罷之穆宗立不卹國事數荒昵吐蕃方彊覃與崔郾等廷對曰陛下新卽位宜側身勤政而內耽宴嬉外盤游畋今吐蕃在邊狃候中國假令緩急臣下乃不知陛下所在不敗事乎夫金繒所出固民膏血可使倡優無功濫被賜與願節用之以所餘備邊毋令有司重取百姓天下之幸也帝不懌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乃曰朕之闕下能盡規忠也因詔覃曰閣中殊不款款後有爲我言者當見卿延英時閣中奏久廢至是士相慶王承元徙鄭滑節度使鎮人固留不出承元請以重臣勞安其軍詔覃爲宣諭使起居舍人王璠副之始鎮人慢甚及覃傳詔開最大義軍遂安承元乃得去寶曆初擢京兆尹文

宗召爲翰林侍講學士進工部侍郎覃於經術該深諳篤守正帝尤重之李宗
閔牛僧孺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爲助力陽遷工部尚書罷侍講欲
推遠之帝雅向學頗思覃復召爲侍講學士德裕旣相以爲御史大夫帝嘗謂
殷侑善言經其爲人鄭覃比也宗閔猥曰二人誠通經然其議論不足取德裕
曰覃侑之言宅人不欲聞惟陛下宜聞之俄德裕罷宗閔復用覃繇戶部尚書
下除祕書監宗閔得罪遷刑部尚書進尚書右僕射判國子祭酒李訓誅帝召
覃視詔禁中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滎陽郡公不喜文辭病進士浮夸建
廢其科曰南北朝所以不治文采勝質厚也士惟用才何必文辭又言文人多
佻薄帝曰純薄似賦性之異奚特進士耶且設是科二百年渠可易乃止帝嘗
謂百司不可使一日弛惰因指香案爐曰此始華好用久則晦不治飾何由復
新覃曰救世之敝在先責實比皆不攝職事至慕王夷甫以不及爲斬此本于
治平人人無事安逸致然帝曰要在謹法度而已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
帝坐延英論詩工否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爲天子道

哉夫風大小雅皆下刺上之變非上化下爲之故王者采詩以考風俗得失若
陳後主隋煬帝特能詩之章解而不知王術故卒歸於亂章什譏謔願陛下不
取也帝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豈當時屈人邪昔漢司馬遷與任安書
辭多怨懟故武帝本紀多失實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瘠府庫殫
竭遷所述非過言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欲陛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覃曰陛下樂觀書然要義不過一二陛下所道是矣宜寢饋
以之覃旣名儒故以宰相領祭酒請太學五經經置博士祿廩比王府官再遷
太子太師開成三年皇帝多出宮人李珏入賀曰漢制八月選人晉武帝平吳
多采擇仲尼所謂未見好德者陛下以爲無益放之盛德也覃又推贊曰晉以
采擇之失舉天下爲左衽宜陛下以爲殷鑒帝善其將美以病乞去位有詔解
太子太師許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俄罷爲尚書左僕射武宗初李德裕復
用欲援覃共政固辭乃授司空致仕卒覃清正退約與人未嘗串狎位相國所
居第不加飾內無妾媵女孫適崔臯官裁九品衛佐帝重其不昏權家覃之侍

講每以厚風俗黜朋比再三爲天子言故終爲相然疾惡多所不容世以爲太過憚之始覃以經籍刊繆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讎刊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子裔綽

裔綽峭立有父風以門廕進爲李德裕所知擢渭南尉直弘文館累遷諫議大夫宣宗初劉潼繇鄭州刺史授桂管觀察使裔綽固爭潼被責未久不宜付廉察帝已遣使者頒詔追罷之遷給事中楊漢公爲荆南節度使坐貪沓貶祕書監尋拜同州刺史裔綽與鄭公輿封還制書帝自卽位諫臣規正無不納至是有爲漢公地者遂終不易會賜宴禁中天子擊球至門下官謂二人曰近論漢公事類朋黨者裔綽曰同州太宗興王地陛下爲人子孫當慎所付且漢公墨沒敗官奈何以重地私之帝變色翌日貶商州刺史時猶衣綠因詔賜緋魚後繇祕書監遷浙東觀察使終太子少保覃弟朗

朗字有融始辟柳公綽山南幕府入遷右拾遺開成中擢起居郎文宗與宰相

議政適見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畀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爲善惡必記朕恐平日言之不協治體爲將來羞庶一見得以自改朗遂上之累遷諫議大夫爲侍講學士由華州刺史入拜御史中丞戶部侍郎爲鄂岳浙西觀察使進義武宣武二節度歷工部尚書判度支御史大夫復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人李敬寔排朗驅導馳去朗以聞宣宗詰敬寔自言供奉官不避道帝曰傳我命則絕道行可也而私出不避宰相邪卽斥敬寔右拾遺鄭言者故在幕府朗以諫臣與輔相爭得失不論則廢職奏徙它官久之以疾自陳罷爲太子少師卒贈司空始朗舉進士有相者言君當貴然不可以科第進俄而有司擢朗第一旣又覆實被放相者賀曰安之已而果相

高郢字公楚其先自渤海徙衛州遂爲衛州人九歲通春秋工屬文著語默賦
諸儒稱之父伯祥爲好時尉安祿山陷京師將誅之郢尙幼解衣請代賊義并
貸之寶應初及進士第代宗爲太后營章敬寺郢以白衣上書諫曰陛下大孝
因心與天罔極烝烝之思要無以加臣謂悉力追孝誠爲有益妨時勦人不得
無損捨人就寺何福之爲昔魯莊公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桷春秋書之爲非禮
漢孝惠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文武廟至元帝與博士議郎斟酌古禮
一罷之夫廟猶不越禮而立況寺非宗祏所安神靈所宅乎殫萬人之力邀一
切之報其爲不可亦明矣間者昆吾孔熾荐食生人百姓懷懷無日不惕遣將
攘却亡尺寸功隳外壤地委諸豺狼太宗艱難之業傳之陛下一夫不獲尺土
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況用武以來十三年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卒補乘
于今未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舉百萬之衆資糧屏屢取足於人
勞罷宛轉十不一在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役王命縱未能出禁財
贍鯀寡猶當稍息勞敝以喚休之奈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

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榷酤之敝欲以此時興力役哉比八月雨不潤下
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若遂不給將何以救之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
然土木之勤功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之府庫既竭則又誅求若人不堪命
盜賊相挺而興戎狄乘間以爲風塵得不爲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
以人爲主苟功濟于天天人同和則宗廟受福子孫蒙慶傳曰德教加于百姓
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又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
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恭慎德教以臨兆民俾四海之內懼心助
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未聞崇樹梵宮雕琢金玉之爲孝者夏禹卑宮室盡力
溝洫人到於今稱之梁武帝窮土木飾塔廟人無稱焉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
夏后齊美何必勞人動衆踵梁武遺風乎及制作之初支費尙淺人貴量力不
責必成事貴相時不責必遂陛下若回思慮從人心則聖德孝思格于天地千
福萬祿先後受之曾是一寺較功德邪書奏未報復上言王者將有爲也將有
行也必稽于衆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至未然之禍不除而絕臣聞神

人無功者不爲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爲可名之名不爲有功之功故功莫大不爲可名之名故名莫厚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脩德以銷禍不勞人以攘禍陛下之營作臣竊惑之若以爲功則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曾有爲也若以爲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有待也若以致福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費財若以攘禍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勞人今興造趣急人徒竭作土木並起日課萬工不遑食息搒笞愁痛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戢定多難勵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幸天下今固違羣情徇左右過計臣竊爲陛下惜之不納以茂才異行高第累擢咸陽尉郭子儀取爲朔方掌書記子儀怒判官張曇奏抵死郢引拔甚力忤子儀意下徙猗氏丞李懷光引佐邠寧府懷光將還河中郢勸不如西迎乘輿懷光反方銳不聽旣又欲悉兵鼓而西時渾瑊提孤軍抗賊羣將未集郢恐爲懷光所乘與李鄘固止之會懷光子琟候郢郢因脅說曰君視天寶以來稱兵者今尚誰在且國家固有天命人力不豫焉今若恃衆而動自絕于天十室之小必得忠信安知三軍不有奔

瀆而助順者乎雖大懼流汗不能語郢因與其將呂鳴岳張延英謀間道歸國事洩懷光先斬二將然後引郢詰謂郢抗詞無所愧隱觀者爲泣下懷光慙赦之孔巢父遇害郢撫屍而哭懷光已誅李晟表其忠馬燧奏管書記召拜主客員外郎遷中書舍人久之進禮部侍郎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譽薦以動有司徇名亡實郢疾之乃謝絕請謁顥行藝司貢部凡三歲甄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爲衰遷太常卿貞元末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立病不能事王叔文黨根據朝廷帝始詔皇太子監國而郢以刑部尚書罷明年爲華州刺史政尚仁靜初駱元光自華引軍戍良原元光卒軍入神策而州仍歲餉其糧民困輸入累刺史憚不敢白郢奏罷之復召爲太常卿除御史大夫數月改兵部尚書固乞骸骨以尚書右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曰貞郢恭慎不與人交常掌制誥家無留橐或勸盍如前人傳制集者答曰王言不可藏私家生平不治產有勸營之者答曰祿廩雖薄在我則有餘田莊何所取乎郢之相也與鄭珣瑜同拜既叔文用事珣瑜憂甚爭不能得乃稱疾不出郢未有